

筆記
小說
昔柳撫談



筆記
小說
昔柳撫談



上海沈鶴記書局發行

民國廿五年七月出版

昔柳撫談 全書一冊

售價洋一角

版權所有

編輯者 汪逸如

出版者 大美書局

發行所 沈鶴記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大書局

序

天下人事不外一情情之正者不背乎理古來忠孝節義類皆發乎情止乎理而不失其正焉已矣余舊閱當湖梓華生昔柳撫談一編其中雖多寓言而揚清激濁所以維持風教者蓋卽言情之詞而其旨一出理之正非直山經誌怪搜神紀異足以一新耳目之觀也顧以幾經兵燹坊板無存適及門中有嚆城求壽萱子於友人處借得舊本而故紙剝蝕字跡漫漶爰據臆見缺者補之譌者訂之而書還金璧酒闌燈灺茶香花媚之時每思公諸同好一以開放心思一以扶翼世道俾閱之者沿流溯源準情酌理所益非淺鮮也適值晉豫荒歉流離載道需賑孔殷因念藉前人之蠶餘付大美書局排印裝釘出售集貲充賑雖曰杯水車薪無濟大局然而古人奇文旣不磨滅好古者從而讀之固可廣識見牖聰明而知情之至正必合於理其貲又足以供轉輸之用俾賑項中多一款致卽兩省民少一餓殍未始非一舉兩得之事云商之同人咸應曰可迺弁數語於其簡端時

民國卅五年六月巢縣汪人驥逸如序

昔柳摭談目錄卷一

溫泉

繡像

妙洗陽

蛇說

狀元驅鬼

狐擾

鄉館其聞

棄弟成名

鼠智自斃

鬼變

贛榆獄

賽女離婚

傲種

崇明老人

傳神

縊鬼禁賭賊

螢燿

奔女完節

士女冤獄

談迂

觀察肯吃苦

蒙毀奇烈

鏡裏美人

秀才作好夢

母夜叉

扶乩

昔柳摭談

目錄

名花傾國

狐妻巧合

魚妻去帷

綠衣女郎

阿秀

手談賣恨

酒債

碧牕女史

昔柳撫談目錄卷二

家貧好施

垂髻貞烈

西洋蟋蟀

鑒鬼異症

李活佛

秋風自悼

完壁誓信

奇逢

滑稽

掘藏

二則

剛方正直

慮奴輕

屠戶女

贖女蒙垢

侍御受侮

僧道捉狐

巧騙

伶人傑識

月老無私

子星梅夢

張公孫

字義

謙卮

雪恥

狀元居心異

樹頭六郎

書柳塘談目錄

逞能怪

墨卷作祟

異僧善捕

竹觀音

朱陳聚訟

夢想

劫悟

訟師

詩才當引避

謔禍

昔柳撫談卷一

平湖梓華樓馮氏原編

巢縣汪人驥逸如重輯

溫泉

同邑楊乙雲余伯舅氏也乾隆壬寅夏由豫入秦道出潼關會有勾當停車數日越日將啓行矣是日午後無事欲詣華清故址浴於溫泉命僕沈張攜衣而隨往至則山下四望景色絕佳見途中浴而歸者于于心竊羨之既到乃知有男堂女堂分東西焉池邊數弓外大樹濃陰烈日可避其下有茶肆茶水清澈不暇入飲乃進所謂男堂者見數人共浴一池池約半畝許上蓋以廳中間四柱植於水百餘人儘可浴焉乙雲心竊怪其池之大而又惡人之衆復出坐於茶肆少焉兩僕欣然至曰衆將去矣未幾曰無一人矣乘空而浴可也乙雲以池大且深望之惴惴陰念妃子當日何以膽肆若此殆不可解先令二僕試探淺深一僕曰此間可立然水已及肩矣池北下足處有層磴可歷級而下石底澄澈可覩數武外淵淵穆穆不復能見淺深池水溫而無氣時天正暴熱乙雲年壯氣盛亦竟解衣而入

坐第二磴水僅齊胸摩擦旣遍快甚然不敢作泛潮狀亡何復有人來浴於池大肆浮沈乙雲意甚怪之卽呼二僕披衣出池之上有迴廊坐以當風任二僕遠去良久一僕趨於前曰山上有園自其外面觀之頗饒花木曷不遊焉乙雲鼓勇往但見園門扃固聞其無人徘徊花牆外遲步而窺俄頃一叟來詢曰客浴乎應曰已試浴矣叟微哂之因問此園何名叟曰此古溫泉也乙雲愕然旋即啓鑰入乃知園爲公廨林花器具莫不精潔堂下偏有池方而長池水清溫可愛乙雲始悟此叟之微哂者哂向浴之悞耳然不肯詰問叟自言曰曷再浴乎答曰可叟曰日內無差使請少待取匙同往乙雲主從互相瞻顧默笑自慚叟乃導引而前歷數進啓戶曰請浴此泉之源也爲妃子池頃所見堂西偏乃太子池也若山下則謂之民堂叫化者患疥癬者浴焉四方騷人逸士過此境浴民堂而去者輒囂囂以詡風流唐以後不可勝數矣余壯時家山麓見年少數人口操南音出民堂而憩茶肆顧影自憐拈韻吟詩書於壁猶記其有今宵一枕游仙夢新自華清出浴來之句今知此君已刻稿矣乙雲聆其語不敢作笑唯唯而已其池在書室套房內牕紗几案熏爐精良雅稱池長方如一榻石白於玉楠木四圍北有數步石磴宛在水中坐第二磴水僅及腹其泉自北之圓洞出池底南有匾縫以布塞南縫則

一茶候滿矣塞北洞則一茶候涸矣

梓華生曰吟詩題壁自鳴得意詩人結習如是如是初不知有袖手旁觀者啞其笑矣唐以後浴民堂而詡風流者比比嗚呼此老之口何其毒也

崇明老人

客有言崇明老人者少失怙年及冠肆意於花街柳巷凡一切呼盧擲蒲游蕩事無不溺爲家固饒有貲財以故青蚨手散如挾蝶驚飛不自珍惜蓋不數年而中落矣歲除夕與其妻收拾餘燼拚擋約計尙剩數千金告其妻曰從明日始頓改前非杜門不出何如妻笑曰異哉自吾爲君家婦五年於茲矣幾曾見夫子靜憩終日儻來之物雖毋較緇銖然泉文爲活水流去甚易君豪邁撒擲瓦礫視之堂上七十老姑恐暮年受苦不慣也知非勇改幸矣老人喟然曰此數千金不足供半年揮霍脫令蕭條家業釜甌無煙將何以奉母妻曰然自是閉戶寂居奉母十年孝事維謹凡一飲一食務極其歡心而後已母佞佛老人每逢朔望亦假意茹素誦經以悅之母喜貓老人以十餘金得洋貓以畜之莫不先意承志焉與其妻亦情好甚篤連舉五男合前五年游蕩時所生共七子矣方老人之游蕩也恆數月夜宿娼家然母飯兩餐必歸而侍食焉食罷必絮語移時而後行一出門則無

所不爲矣。母壽至八十餘，無疾而逝。老人哀毀盡禮，戚族咸歎其孝而服其前後成敗之頓易也。母死三年，負土事畢，置酒告妻曰：「終天之恨，曷其有極？若再寂居，是欲悶死。明日將赴博場，以遣興。」何如？妻駭曰：「子病根復萌耶？」家貧而子多，再蹈前轍，立見其各爲餓殍也。老人笑曰：「兒孫各有福命，脫無福，如我豈非自有而無者耶？」翌早，辨色起，拔妻髮上簪，下牀竟行，妻攬袂泣諫曰：「吾非惜此金簪，君果正幹我何吝？嫁時釵珥爲姑葬而質庫者，甚夥。幾曾見我有吝詞耶？」老人不聽，絕裾而出。從此晝夜狎邪數月，而房屋器具折變殆盡。妻寄歸母家，與七子相對而泣，日不得一飽焉。一日，老人歸外家，呼其子大郎出，已鬻爲人僕矣。大郎哭而去，又數日呼其二郎出，又鬻矣。凡數月，連鬻五子，妻大哭與之爭。老人笑曰：「自我得之，何妨自我失之，爾愛子尙有二焉，不再鬻矣。蓋二子尙在襁褓，鬻亦無主也。妻失聲而暈。老人曰：「醒醒，吾語汝以鬻子之故，蓋旣供我快而免汝累，且足以飽吾兒也。是一舉而三得焉。妻痛極咄之。老人大笑出門去。由是或賭肆爲役，或倡寮作伴。廣陵秣陵姑蘇之間，飄零逢轉總之不離乎倡賭者，託足焉如是者十餘年。一日，老人飲於秦淮茶肆，坐次見隔席三四人，口操崇明土音，詢所自來。曰：「隨主將覓老主人也。」曰：「老主何人？」衆告之。老人曰：「卽我也。」衆愕而悅，遂挾以歸。先是大郎

既被鬻已十五歲矣曾讀四子書盡三經至其家恆夜哭衆僕擲榆之悲益甚衆惡之白於主主呼詢其故大郎曰小人年幼不能養父母以致不得已而鬻我是以悲主奇其言善視之命入書舍爲師役師怪其眉目間饒有秀氣不似常兒細詢之知曾讀書者遂命共弟子讀而大郎善悟倍於諸弟子師大悅二年而能下筆爲文三年而斐然可觀矣格於例不得應試主人憐其慧而誠實也賜以婢謝不納主人固巨商出入黃白每歲以百千萬計會總司者老死主人委其任大郎持籌握算精明逾常數年爲主人又啓三典焉以所得辛俸陸續爲諸弟贖身以次歸於家能奉母矣一日大郎醉撫膺而慟主人怪之大郎跪請曰主人恩重如山沒齒難忘惟是小人有願未敢曰於主前奈何主曰何如大郎囁嚅顏戚不敢遽言主曰爾試言之如可聽無弗從也大郎曰小人有弟六鬻爲僕者四今盡贖身而娶婦矣父久客不歸未知何所行將入海穿雲尋親萬里以歸奉焉主曰是亦大好事然我待爾厚爾去誰司我總爾忍置我掉頭耶曰固知之所以不敢卽離者培養之恩未報區區耳今數年爲主人司會計權子母餘十萬金矣以此贖身可乎主人曰姑俟之容熟商大郎泣拜曰有父而任其飄泊何生爲小人計已決主恩餘未報願以俟諸異日主人曰代爾乏人以待來年何如大郎跪失聲主

人曰休矣不顧而走大郎跪不起歷數晝夜哭不成聲主大感曰孝哉我將成爾名出券而火且致三千金焉曰持此歸無愁菽水矣大郎泣拜去至金陵得迎交大郎旋亦娶婦舉家團聚聞者豔稱之半載老人告妻曰兒輩飲食奉我是獸畜也依膝下不暫離是軟圈也奈何妻笑曰風韻徐娘分桃狎友盧場葉局任爾招尋其誰禁之老人曰是固然其奈空空妙手何爾曷商於諸兒妻大笑曰休休世無爲夫說情於兒前以乞嫖賭貲者且君饑寒嘗遍復得溫飽亦當稱願而悟老人曰爾何知博場冷炙甘於三牲之養而名妓呼叱美於卿之禁寒惜暖也妻復大笑曰此中三昧世少知音蓼蟲食苦而甘其賦性然耶大郎微聞之陰置銀於牀頭諸郎復相繼之老人覺而心喜陰笑曰自可謂養志矣持之出任其所爲然自是亦稍斂蕩費中寓節儉焉而諸郎置良田構美屋人馬喧騰各成富室老人年六十六郎已舉於鄉十一孫矣後大郎主人連遭火盜尋亦沒諸子相繼逝遺孫二孫女一零丁孤苦大郎撫養於家延師教之及壯俱補博士弟子員其孫女旣長極美豔柔順大郎婦擬欲爲已媳大郎不可曰吾雖贖身然畢竟有主僕分也終善嫁之是時老人已八十餘不復能游蕩矣然花前月下必倩垂髫美婢以扶持與門下客作葉戲終其身無虛日

梓華生曰聞其事者莫不絕倒呼奇然細思之亦屬無奇此老之所以晚境彌佳者亦由根本之原未嘗或失百善孝爲先孝子之後必生孝子天理如是人自不省焉耳彼婦始而婉諫以正無詬誶聲繼而寓規於謔無怨惡聲嫁時釵珥爲姑葬質庫而不吝賢哉賢哉吾聞其語矣

乙雲山人曰奇人有奇命享奇福載奇事成奇文感發語令人泣下該諧語令人失笑

沈遠亭曰能成大業之人必不肯忘恩負義吾雖贖身兩語言下凜然

繡像

蕭山任公待葦以名進士出令上海署東數百步外爲某太史祖遺舊第太史歸林下貧甚以宅賃於人而已移其眷屬住屋後廢園危樓一角牆外毵毵古柳掩映畫簾者太史未字女所居也任公每出入經柳堤騶從雁行整暇可觀女憑窗鍼繡時隔簾櫳窺視習爲常年未二十忽感疾數月奄奄待斃告太史曰兒將死死後啓兒箱繡畫一幀持貽任明府太史詢以何若歎曰此夙世緣非人所能知者兒并不自知其何以若此也言畢瞑目旣而復蘇朗聲吟曰千古傷心同此錦癡情豈獨竇夫人遂逝太史以其言幻檢之果得畫則繡成任公小影者繡衣袞

袍露頂靜坐若有凝思旁一侍者捧朝冠執紅紗鐙銀燭焰然植其中後有雙松青蒼蒙翳間宮殿巍然在望而任公面微黑目光不能遠視痘癍如錢著額上皆滿豐頤廣額神采奕奕無不逼肖親戚送死見此畫咸呼青太史惑於夙世緣三字持贈任公任拜受訖泫然流涕哭於墓爲文以祭之且立碑大書才女某某之墓旁具官銜名姓傳播士林以爲佳話圖名待漏與待菴之意喲合然知縣無待漏理人皆疑之後任公行取入京內遷兵科給事中典試湖南女若預知其將來者噫異矣羅巖韓太守爲任公中表至戚其曾孫任秀才名以仁曾以此圖示太守并將畫工遺像對視神色無稍異予於袁浦晤韓太守述其事太守名桐亦蕭山人

梓華生曰蘇若蘭織錦迴文千古絕唱無有能繼之者太史女易字而像創法新奇乃知天下慧心女子卽情感亦不落前人窠臼

傳神

同邑陸根岳善貌人隨其老少圖縑素呼之欲活其用筆如神巫招亡專攝魂魄不得其神不已也以故求之者衆篋中畫稿如梵夾陸固貧士橐管渲染而奉母畜妻無菽水號寒愁一日有多田翁驀然入室箕踞高坐陳金几上鏗然作聲曰

爲吾畫行樂圖陸濡毫以繪全不似心大駭易一稿仍不似陸沈思斂眉結構終日彷彿象形然終不如貌他人之聲咳若生者多田翁持以示家人家人環堵視僉謂博脣廣顙鼻隆然高花白髭貫兩頤雜爲毫毛沿頸而下已盡得矣惟神氣太清未若吾翁本來面目耳多田翁不悅遍訪畫師求傳廬山真面苦不得石門勞笙和者工寫真九歲閱西游記繙得牛魔王與玉面公主宴飲圖像戲仿之膨脹狐媚鶻淫之況奕奕有神比長則以能畫名握五寸管行其道如健將追敵不獲不休客平湖坐我傳書閣上紛紛酬應月費升粉斤赭多田翁耳其名乞其貌勞脫手應之毫髮皆動而雞鳴而起孳孳勤勉鷗鷺微笑容態活現紙上多田翁大悅加倍潤筆而去會予小耘廬梓華盛放招同人飲花下陸根岳勞笙和亦在座陸詢勞曰某翁余屢貌失神子何巧奪化工而能傳神阿堵耶勞歎曰難言之矣所謂傳神者豈在耳目口鼻之位置哉陸曰固然然我何以貌吾同人無不得手而獨於此翁失之也勞曰君誤矣君所謂同人者不過戴楚香陸西廡馮雲巖一輩寒酸士耳卽交得沈遠亭孫東雅昆季亦只能繪其蘊藉衣帽謝王丰度而已銅山萬丈沒字穹碑君乃望氣而遁焉能繪出若翁聲音笑貌哉陸曰然則君獨何爲而能也勞曰余少時寄居杏花邨畔日與二三牧童孜孜嬉笑一笛